

中俄美三国关系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3年1月

前 言

2002年11月8日,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题为《中俄美三国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俄两国学者就“9·11”事件以来的中俄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和看法,特别是俄罗斯专家的观点值得深思。现将与会中俄双方学者提供的论文汇编成册,供学术研究参考。

俄方学者论文由蔡文中、赵龙庚、葛瑞明、邢嫣译为中文,由赵龙庚校对,蔡文中统一审定。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3年1月

目 录

M·季塔连科	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对和平与发展前途的意义	(1)
B·库利克	俄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0)
B·沙巴林	俄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问题	(25)
B·雅克夫列夫	俄中印三角关系需要超越国界的战略	(31)
A·斯捷潘诺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数千万散居国外的华人	(50)
蔡文中	当前中俄美三国关系	(59)
王邴久	关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几点看法	(63)
苗华寿	中俄美关系与中亚地区形势	(70)
赵连启	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与障碍	(79)
葛瑞明	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基础与前景展望	(85)
邢 嫣	不断深化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92)

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对和平与 发展前途的意义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 M·季塔连科
俄中友协主席

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具有共性或相似性。莫斯科和北京始终强调,双方在解决最重要国际问题上立场的一致性。2000年7月18日,普京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签署的《北京宣言》宣布,“在国际生活中,俄罗斯和中国支持一切谋求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反对任何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反对使用武力威胁或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2001年7月16日签订的《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崭新阶段。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元首签署的《莫斯科联合声明》说,这个条约可以被称为“在新世纪发展俄中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声明指出:“(条约)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两国政府、两国人民的和平意愿: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我们注意到,过去我们认为过分乐观和固定的当今时代特征,以及对世界形势主要是非对抗的和平发展趋势的积极评价,最近虽然在宣传性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但在严肃的声明中已有某种不同程度的修正。例如,2002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就包含有这样的评价,当然,它们是以另外一种语气表达出来的。报告指出:“2001年,国际形势变化起伏。但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并未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趋

势并未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自2001年“9.11”事件后,破坏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开始增长。美国霸权主义的欲望越来越具有进攻形式。尤其危险的是,和平力量的警惕性有所下降,反霸权主义的抵抗力量正在被削弱。然而,局势仍然令人忧虑,一系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南斯拉夫、车臣和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库尔德人的命运,对车臣武装分子及其阿拉伯帮凶的暴行采取的双重标准,针对中国在人权方面采取的双重标准,最后,还有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实际上的漠然反应。所有这些都是华盛顿显示其“维护小民族的权利”、“捍卫人权”和“调解中东危机”积极性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并未改变”这一命题已经得到证实,但关于这一命题还是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其中的一个观点认为,这个命题对国际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霸权主义路线的危害性正在增长这一消极方面估计不足。另一种观点认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强调积极的趋势,展示了建设更为和谐世界的可能性,换言之,否定了霸权主义并表达了准备为实现这一公式而奋斗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以下观点极为重要。北京明确的指出,象“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实力政策这样冲突时代的产物仍在作祟。其中特别危险的是,企图扩大军事集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拉大、干涉别国内政、无法平息的局部冲突。

目前,我们两国与美国的关系虽然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和消极因素,但总体上看是好的。重要的是,莫斯科不允许华盛顿打“中国牌”,而北京也在制止美国打“俄罗斯牌”的企图。美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企图。2001年春天,乔治·布什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到了2002年春天,他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并表示要与它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建立积极的关系。

莫斯科和北京都指责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虽然指责的动机各有不同。北京公正地把美国的这一举动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此外，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挑起的核军备竞赛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并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是亚洲制造不断升级的紧张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支持俄罗斯在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和禁止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的立场，这有助于在《反导条约》这一战略问题上对美国施加压力。北京强调，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体系对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支持莫斯科坚持的俄罗斯与美国尽快缔结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关于进一步彻底、可控和不可逆转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中国遵守暂停核试验的规定。同时，中方没有接受俄方的建议，即在俄美大幅度削减核弹头数量的同时对法国、英国和中国的核弹头拥有量也规定一个上限。北京对在不扩散导弹工艺技术方面制定行为规范的举动也持克制态度。

中国在制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监控机制、参与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和禁止使用地雷的问题上与俄罗斯的立场接近。

我们两国都认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两国反对美国与该地区的国家巩固和加强军事联盟，不赞成美日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莫斯科和北京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共同努力视为在亚太地区奠定持久安全基础的手段之一。中国欢迎上海合作组织与其它地区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合作关系，并在欧亚国家首脑对话框架内为发展欧亚之间的相互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南亚方向在其外交政策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最近莫斯科和北京对南亚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明确，与其说是优先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不如说是把总体上保障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作为重要任务。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2002 年 1 月 7 日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经受住了考验。

在巴基斯坦于 1999 年进行核试验之后,莫斯科和北京对该国的立场接近了。现在,中国主张从双边角度和平调解克什米尔问题,并主张尽快消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俄罗斯热情欢迎中国和印度接近,并消除在中印关系上“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以及相互敌视和不信任情绪。

我们两国对提高中国-俄罗斯-印度三角关系中三方对话的水平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学术界在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两国副外长级双边磋商(2002 年 2 月 28 日~3 月 1 日)中,中方原则上同意俄方提出的建议,即于 2002 年 6 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或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安排三国外长会晤。

我们两国都关心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并使其成为无核区。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金正日和金大中于 2000 年在平壤举行的会晤。俄罗斯期待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 2+2 谈判机制(美国和中国+朝鲜和韩国)的讨论能够取得成果。

俄罗斯、中国、韩国、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克林顿政府的共同努力在一段时期内减弱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开启了某些积极变化和对话的前景。遗憾的是,布什政府执政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在很大程度上退到了“冷战”时期。布什提出的不预设前提条件进行谈判的呼吁实际上是美国强硬立场的一种掩饰。毫不奇怪,布什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强烈谴责。美国人不得不略微缓和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华盛顿事实上没有兑现任何一个对朝鲜所作的承诺。根据 1994 年与美国签订的协议,朝鲜遵守了暂停发射弹道导弹并停止一切研制钚反应堆的工作。而美国曾答应根据该协议在 2003 年向朝鲜提供两座轻水反应堆以建设核电站,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没有为核电站奠基。你们知道,朝鲜的能源问题是

多么紧张。

美国人继续指责平壤各种各样的罪过,千方百计地阻挠北南方继续对话。显然,布什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高压政策。看来不能排除美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惩罚”朝鲜。我们认为,美国人要在朝鲜实施“伊拉克式的行动方案”并不容易,因为这毫无疑问将会引起美国与作为朝鲜盟友的中国以及与俄罗斯、韩国甚至日本的关系复杂化。

人们可以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主体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不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执行独立自主政策和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主权国家,其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力。不能不看到,平壤表现出了倾向于改革、倾向于顺应新现实的迹象,这表明它有兴趣学习中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它国家的经验。同时还要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已出现了某些变化。然而,如果美国继续无视自己根据框架协议应负的责任,并企图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高压,那么,2003年该地区的形势仍将是十分危险的。平壤可能会取消暂停发射弹道导弹的承诺,并着手建设钚反应堆核电站。

俄罗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国、美国和两个朝鲜参加的四方会谈进程之外。我们并不坚持要求参与这一谈判进程,但希望中国的代表在谈判过程中也能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我们对朝鲜半岛谈判进程前途的不确定性感到十分不安。不排除事态有不可预测的发展可能性,这不能不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同样,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朝鲜问题应该是我们两国领导人认真讨论的课题。在我们看来,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平壤一方面表现出与莫斯科某种程度上的接近,试图扩大俄朝关系,以平衡美国与韩国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与美国以及与韩国和日本关系的长远考虑讳莫如深。我希望,中国朋友们能够理解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对俄罗斯联邦的重要性。俄罗斯正为此而努力,《俄罗斯联邦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维

护朝鲜半岛安全的问题上，莫斯科希望能够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与北京获得充分的互相理解。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有关朝鲜问题仍然有效的联合国决议进行一下特殊清理（首先是允许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驻军韩国的那些决议），以此警告华盛顿利用联合国以前的委托，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企图。

俄罗斯方面理解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问题上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原则上不反对美国驻军韩国，只要事态不超出美韩双边军事合作的范围。但中国谴责美国企图把可能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导弹威胁作为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借口。在这方面，莫斯科和北京的立场是吻合的。

关于伊拉克问题，我们两国认为有必要在巴格达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寻找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方案，并主张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使其尽快与国际社会一体化。

至于中东的调解问题，莫斯科和北京坚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基础上，制止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益。两国都支持以 Я.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政府。

莫斯科和北京在对待北约东扩计划方面，实际上持完全一致的否定态度。北约向与俄罗斯联邦和中国毗连的中亚地区积极扩张的势头，很自然地引起了两国首都的特别不安。我们两国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不允许北约力量在欧洲履行警察职能，因为只有在国际调解的框架下，并且根据联合国决议和在联合国监督下才能允许使用这种力量。

在科索沃尖锐冲突时期以及在马其顿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俄罗斯的立场实际上相一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并不简单是一些口号或良好的愿望。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体现，其中也为中俄两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行

合作奠定了前提基础。

同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有效斗争的重要条件。美国利用反恐斗争作为实现其霸权欲望工具的政策越来越表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还产生了与全球化有联系的类似情况。美国人竭力“操纵”世界经济客观上一体化的进程，其目的是登上世界霸权的顶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得同美国对外政策的相互联系的方针打交道。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还是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家，他们都看到了在美国反恐立场上存在的两面性：真正的反恐努力和在反恐掩盖下的霸权主义的图谋。

仅仅指出这些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作为学者，我们不得不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某些官员们在许多场合下阐述的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完全、相应地反映出无论是全球化进程还是美国领导的反恐统一战线给我们两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内稳定所造成的威胁。我认为，给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充实一些现实的内容，不仅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且还有其它的合适的合作形式，以应对全球化和反恐斗争的挑战，这对我们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意义。

首先，不能允许对国际恐怖主义概念进行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解释。这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2002年4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例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未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有必要对“国际恐怖主义”做出一个清晰、准确和没有歧义的定义，并在公认的联合国文件中加以确认。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俄中两国的学者和一些怀有善意的西方国家及亚洲国家的活动家们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很明显，在对恐怖主义进行准确定性时，首先要揭露那些反恐和维护“人权”的斗士们伪善的说辞。

但是，对恐怖主义概念制定一个哪怕是最完善的公式是很不够的，还应当使其得到国际法的正式确认。在这方面，我们两国的政府机构应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两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论坛等场合中

代表们的活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确定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即使在西方国家也能够觉察到反美情绪的高涨。这一情况应该引起重视,但不应该对其作过高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美情绪只能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现象。

某些西欧国家即将举行大选,例如法国的总统选举和联邦德国的议会选举。执政的上层人物为了争取选民才鼓动反美情绪。大选一过,他们马上就会再次持亲美国的立场。

也不应该忘记美国和西欧的力量对比问题。目前,五角大楼的财政预算达到了 3310 亿美元,到 2007 年将提高到 4510 亿美元。最终,美国的军费开支将高出欧盟 15 国军费开支总和的许多倍。当前,美国已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未必会放弃自己霸权主义的欲望。例如,大家知道,M·奥尔布莱特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及整个地球。

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不应脱离双边合作的范畴,不应当把这一问题视为某种孤立和非常特别的事。当然,在这方面也可以达成一些单独的专门协议,采取一些目标一致的双边和平行动等等。但是,原则上这是我们合作关系中共同的最广泛领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总之,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紧密,我们在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时的合作就越成功。

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只表现为公开的暴力形式,如阿富汗发生的事、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以及正在车臣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由国家实施的国际恐怖主义,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领域里独特地进行。所以说,这是旨在破坏一个国家(恐怖的客体)的行动,以及动摇这些国家各民族精神政治统一,愚弄民众和使民众的民族自我意识变形的行为。国际恐怖主义还引发像“法轮功”组织或瓦哈比教派这样的宗教冲突、国内战争,导致对意识形态、文化—文明的破坏行动。

今天,未必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在同这个全球性祸害作斗争时,巩固俄中伙伴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节选自《俄罗斯:以合作求安全》,M·季塔连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莫斯科,2003年。葛瑞明译)

俄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B·库利克

评价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因素在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我们关系的同时,也对整个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本身就是这个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主体。简单地说,为了不贬低和缩小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要注意到全球国际范围的进程。

在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以下情况,即俄中关系是一种“互信伙伴和战略协作”关系,2001年6月16日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从而使美国因素对俄中关系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并因此,这就产生了使我们的双边关系同各自同美国的关系相称的必要性。

一、美国因素的概念

在转向讨论有关美国因素对俄中关系影响的问题之前,应该首先明确,美国因素指的是什么。关于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美国是当今时代的双面“亚努斯”。

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个掌管时间以及一切事物的始与终、进与出的神,人们称它为亚努斯。他有两副相反方向的面孔:年轻的一面朝向未来,衰老的一面朝向过去。由此产生了“双面亚努斯”的说法,用来说明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通常,人们称两副面孔的人为“亚努斯”,他们表面上和蔼可亲,骨子里却阴险狡诈。如果拿这个神的形象来比喻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就扮演着“亚努斯”这个角色。

美国因素的主要特点是,它在世界舞台上以两种身份出现。一方

面,它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实力最强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也与国际社会所有其余国家一样,需要解决他们想解决的任务,如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扩大对外经贸联系、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等等。美国的另一种身份是:它是当代的帝国主义。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

一个国家能兼有这两种身份吗?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可以的。不仅如此,第二种身份正是源于第一种身份,并且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正是由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的帝国欲望才得以产生并不断膨胀着,以至达到了今天的程度。然而,即使是一个最强大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以国家为支柱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不仅不会统一,而且迟早会发生矛盾。帝国主义势力欲望的膨胀远超出它们国家发展所需。这些势力具有崇尚世界主义,并把自己的“发祥地”看作是实现其全球抱负的工具。例如,正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无法看清其具体面貌,人们将其称为“无形政府”和神秘的“世界幕后老板”。人世间们更具体地把它确定为国际金融寡头的统治,这些国际金融寡头是在本国银行资本和那些已占领超国家阵地和征服了世界各国的跨国工商集团的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资本作为一种经济范畴,绝对是世界性的。它除了关心自身利益之外,并不关心其它任何人的利益,这是它的本性所在。在资本的集中化和跨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精英阶层,对他们而言,任何一国的民族国家利益都毫无意义,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蓄意侵犯。

也许有人会说,“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使用这一概念会使我们回到意识形态争论的时代,复活引起“冷战”复发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因为阶级矛盾的思想与“帝国主义”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事情的本质在于另一面:“帝国主义”概念要比意识形态理论(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宽泛得多。帝国主义的危害性早已超出了这些或那些阶级以及它们彼此相互关系的范围。帝国主义敌视并危害世界各国绝大多数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敌视并危害人类社会的所有阶层,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这不关系到个别国

家或国家集团,而关系到整个人类,除了一小撮谋求世界霸权的人之外。这是全世界的罪恶。

当然,与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帝国主义也不是一尘不变的。我们这一代人就目睹了它生存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在 20 世纪的最近几十年中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包括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帝国主义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我们可称之为“可制服的帝国主义”阶段。其本质反映在中共与苏共之间早已发生的理论争论上,该争论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我们时代的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的问题。中共的理论家们断言,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就像老虎不会改变其凶恶的本性一样。苏共的理论家们在同意这种看法的同时,还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如果不能改变老虎的本性,那么就把它关进笼子里,那样它就不会实现自己凶恶的本性。类似这种观点,苏共还指出,在 20 世纪中叶形成的强大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使我们时代的帝国主义极具危害的本性受到了遏制。参加这一反帝联盟的有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中国,“第三世界”的大国印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法遏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影响的不结盟国家集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实行进步的政治体制的国家以及其他反帝阵线的参加者。

在“可制服的帝国主义”时期,许多当代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首先,成功地制止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了核裁军,在实施核武装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帝国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是,它已摆脱了遏制其真正的和不可改变的冥顽本性的锁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之为“无拘无束的帝国主义”,尽管人们不想对它使用这个修饰语。这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反帝联合阵线的崩溃而产生的。牢笼被打破,老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

然而,它只是稍许伸张了一下肌肉。现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无人能及。尤其是,美国不仅多倍地强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其

军事机器的实力要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军事力量的总和。

但事物的离奇性在于,美国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它超强,而且还由于它本质上的虚弱。这种虚弱性表现在美国金融-经济制度的深刻危机。天文数字般的内外债务像沉重的砝码压在美国身上,使美元实质上变成了纯粹的虚拟概念,变成了纯粹的绿色纸片,一美元的实际价值不超过几美分。各国严肃和权威的政治经济学家都预言,美国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虚脱。最近,美国一些最大、最尖端的高科技公司发生的大动荡,这让我们隐约听到了这场灾难即将到来的隆隆声响。

帝国主义的美国的虚弱性也成为其侵略性的根源。为了寻求摆脱困境,帝国主义集团可能会采取冒险行动,指望牺牲别人来挽救自己。

二、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从俄罗斯和中国同美国关系的角度,以其两面性来观察美国因素的影响。

(一) 美国因素的第一个方面对中俄、中美关系的影响

关于我们两国同以第一种面孔出现的美国的关系。很自然,中俄双方都希望与美国发展经济关系。在这里美国是以第一个面孔出现的,也就是说,美国能够为解决我们两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带来很有价值的贡献。

为了对这一方面的情况有一个总体认识,让我们简要地列举一下俄罗斯、中国和与美国合作(具体指的是经贸关系)最明显的一些指数,并把这种合作情况与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状况进行比较。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已大大向前推进。

目前,美国仅次于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达544亿美元,而两国的贸易总额已达到804亿美元。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和华盛顿就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这标志着中美间经济伙伴关系又向前迈出了

巨大的一步。

至于俄美贸易关系,简直不能与中美贸易相提并论。2001年,俄美贸易总额下降了11%,约为90亿美元,仅为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九分之一。2002年,俄美贸易额预料会进一步削减。

让我们再比较一下中俄贸易与中美贸易。2001年,中俄贸易额比中美贸易额少1/8多一点,如果把所谓的“倒爷贸易”算进去,也只是达到中美贸易的1/4,与中国相比较,俄罗斯与小小的芬兰贸易额就达60亿美元,中俄贸易额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在中国有16万家以上外资企业,其外资总额达3000亿美元。其中俄资企业1160家,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0.7%;其投资总额为2.5亿美元,占总额的0.08%。有俄罗斯参与的大多数企业仅限于医用同位素生产、化工、建筑和发电等少数领域。

中国在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也只有400多家。它们主要经营餐饮、贸易、农业及其农产品的加工。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额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是中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之一。而美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在2001年仅为56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40亿美元。2002年上半年,减少了2.7亿多美元。

美国对向俄罗斯出口高技术产品,特别是超级计算机,采取了严格的出口监督限制。近年来,美国的金融机构借口俄罗斯缺乏有效的反“洗钱”机制,对俄罗斯银行普遍采取歧视性政策。

俄罗斯在美国的贸易伙伴名单中占31位,在美国的外贸总额中占0.5%。在俄罗斯的贸易伙伴中,美国占第5位。

2002年3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个国家提高关税的保护性措施。之后,有关增加俄罗斯对美国出口钢铁和其它半成品限额的方案获得通过,并着手对俄罗斯提供的铝铜合金和单晶硅进行反倾销调查。此外,还对俄罗斯出口美国的其它许多商品,其中包括电石、钒铁合金、钛锭进行限制。俄罗斯向美国出口体育用猎枪的限制也具有歧视性。